

灯下漫笔

在文字的世界里，自由畅想

李如玉

曹操的《短歌行》脍炙人口，其中“何以解忧？唯有杜康”家喻户晓。有了忧，怎么办呢？按曹操的说法，去喝“杜康”。可去哪儿能找到解忧的“杜康”呢？

近来读父亲《世味如茶》一书，其中《书中自有黄金屋》一文对我启发很大。父亲提到德国哲学家海德格爾的名言“语言为存在之舍”或“语言是存在的家园”。人在语言中可以找到安息、安身、安命之处。语言在哪里？父亲说：“语言与社会共存，语言最集中地存在于书本里……书本就是我们的精神家园，我们的‘舍’。”我们在生活中为了生存为了事业或者为了某种功利不停地打拼、不懈地努力，面对困惑和挫折难免疲劳厌烦，甚至愤怒恐惧，让自己心平气和的办法有许多，读书就是其一。父亲写道：“会读书的人在这种时候往往设法回到自己的‘家园’去做一番休整，以便重新投入下一段的奔逐。打开一本书，投入地去读，功利与势力暂时远去了，灵魂像善泳者平躺在水波中漂流。”“大学者终生苦读，大约是恋‘家园’恋得比别种人强烈。”这段文字深刻透彻。“灵魂像善泳者平躺在水波中漂流”。让我领略了一种舒展和放松。读书就是离开现实的世界，独自进入属于自己的“家园”，去浏览，去寻找，去安放情怀。或许那是一条风景优美的小路，或是一座叠峦起伏的高山，或是一条蜿蜒的小河，或是浩瀚的一片海，总之，那是你的世界，你可以在那里畅游，也可以在那里漫步。父亲一生喜欢读书，即使下放到农村，不论生活有多艰苦，他仍要到那个“舍”里小憩一番，他要的是真正的充实的“家园”。

培根说：“读书足以怡情，足以博彩，足以长才”。读书还有“寻亲访友”的乐趣。父亲在《说“老归故纸”》一文里，说：“……我去翻它，倒也不为求知，只是想找一找有没有我曾经吟诵过的旧句，好像去故乡旧巷，看看老朋友是否还在。如果能遇上几首几句，那便如把晤相谈了。”我每次读到这里总是嘴角上扬，非常羡慕，这得读多少书方能有这种感觉啊？心里极为赞叹，父亲的文笔真是萧散有味，亲切有趣。我很喜欢也很赞同这段话，但自己不敢奢望打开一本书去“找一找有没有我曾经吟诵过的旧句”，希望也能偶然碰到几句我读过的诗文，那种感觉一定很美妙。

前一阵弟弟给我网购了一本《曹操传》。他送我这本书是因为我对曹操的看法与他的大相径庭。他说这本书能让我看到一个全新、全面的曹操。闲翻时，忽然看到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”两句诗，一下想起，第一次听到这两句诗的时候。

那时刚毕业，分配到一所中学教书。在教师节表彰会上，有位老教师即将退休，还担任着高三班主任，当她谈到自己年老多病，但一定要克服困难完成高考任务时，激动地吟诵这两句诗，表示她要站好最后一班岗。两句诗胜过千言万语，我被感动得热泪盈眶。“东临碣石，以观沧海。水何澹澹，山岛竦峙……”每每诵读，都给我力量，慷慨悲凉，雄浑霸气，荡气回肠。

忽然发现，读这样的文字不仅让你陶醉其中，还让你心胸开阔，横扫寂寞与烦恼。

清晨，站在阳台上，看着即将洒满阳光的天空，阅读着喜爱的文字，真是很棒的事。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你可以自由地诵读，自由地畅想，自由地穿越时空飞翔。

然后，静静地，看窗外花开花落……

心灵吟唱

夏日

张敬录

夏日，翻滚着无际的麦浪，弹奏着丰收的乐章。夏日，像初恋的情人等待着焦灼的金色梦幻。垂柳依依抚摸麦穗的辫梢，想把那五彩纷呈的青春拥抱。

夏日，这位走出五月门槛的女儿来到北方茫茫的麦海，在布谷声催的季节里唤醒了农人。于是，田野响起隆隆的机声。那贪婪的“巨兽”把整片麦草吞吐，把肥硕的麦粒澄清。田头，无忧无虑的少年少女激起喧哗。父辈握着祖父的祖父传下的被汗迹浸得油光光的镰刀，回味着：“一夜碌碌滚到明”的丰收恋歌。

夏日，在紫燕声中播下春的希望，秋的欢歌。

朝花夕拾

在古诗里品茶

张宏宇

闲来品茗，常有书卷相伴，喝茶读古诗，那是一种别样的享受。从古人的诗句中品味着茶香，便有了更多对茶韵的感悟。

每读古诗，赏着杯中清茶，便对茶有了更深的了解。宋人范仲淹有《斗茶歌》诗，斗茶又称茗战，即评比茶叶品质的优劣，主要是斗水品、茶品和煮茶技艺的高低。诗中写道：“斗茶味兮轻醍醐，斗茶香兮薄兰芷。”诗中说斗茶，必须要了解茶性、水质，以及煎后效果。这首斗茶歌说的既是文人雅士一种高雅的品茗方式，也是一种茶叶的评比形式和社会化活动，可见当时茶已深入民间了。

在古诗里品茶，茶香和着诗韵，让生活充满着诗意。有了茶香的滋润，心情便会清晰愉悦起来，茶香与灵感缓缓交融，生活的所有烦杂从脑海统统消除。品茶可清心，可以得到一份心灵的慰藉，让浮躁的心归于安宁。在古诗里品茶，心底沉淀出几许恬淡的心境，把繁杂的生活沉淀下去，在优雅而深邃的精神世界里遨游，让我尽享人生美妙的乐趣。

唐代茶圣陆羽所撰《茶经》有诗云：“若薇蕨始抽，凌露采焉”，这是写早春茶芽诗句，语言清淡准确，传神生动，像这样的诗句《茶经》里到处都是。《茶经》语言色调柔和，化静为动，动静相映，把茶写活了。

一杯好茶的确能涤尽尘虑，抚平烦躁。在古诗里品茶，诗韵伴茶香，使茶有了更多的文化气息和生活底蕴。从那千年的古韵里，我依然能够读出浓浓的茶香，萦绕在眼前，香气扑鼻。

从游泳馆出来，漆黑的夜空飘起了毛毛细雨。

我站在马路边昏黄的路灯下，考虑是否打车。犹豫了两秒，还是决定步行回家。

途中，雨却渐渐密集起来。我不得不加快了步伐。当我经过一个行人的身旁，正欲超越时，她的伞略微向外偏了偏。她停下脚步，默默看着我，似乎还朝我微微笑了笑。

细雨蒙蒙的夜色，朦胧了她的脸。我看不真切她的表情，以为她要问路，便放慢了脚步。“妹妹，你要去哪里？”温柔的声音串起一串斜风细雨，悠悠飘荡在我的耳际。

“唔……就在前面。”我有些迟疑，谨慎地看了她好一会儿。确定她是跟我说话，才略微抬起下巴指了指前方，说出我家小区的名字。

生活记录

不期而遇的美好

赵 琴

“正好，我们顺一段路。”她说着，将举着伞的手向我偏了过来，不由分说地将我的整个身子罩在她的伞下，然后用关切的语气说道：“来……躲躲雨，别淋感冒了。”

瞬间，我的心仿佛被什么轻轻击中了，溅起一串串温暖的涟漪。

“谢谢您，大姐。”“你应该叫阿姨。”她柔声纠正我，嘴角扬起笑意。一问才知，她的年龄和我婆婆相当。“母亲”这个温暖的词，一下子拉近了我与她之间的心理距离。我向她靠近，挽起她的胳膊，相拥着走在雨夜里。

我们在十字路口等红灯。过了马路，我将向左，她向右。

“谢谢您，阿姨。再见！”我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，只是一个劲儿地向她道谢。随后，我准备从她的伞下冲出去，冲进愈加密集的雨夜中，阿姨却一把拽住了我。

“我送你回家。”她说。

“不不不！”我连连摆手。

“没关系。我刚吃了晚饭，就当散步。”阿姨的语气依然温柔，却坚定，拽着我的手不放。

此时此刻，拙口笨舌的我不知道说什么好，更无法拒绝阿姨的好心与善意，只得任由她牵着我的手，一路向前。

“回家后一定要将头发擦干。”在我家小区门口分别的时候，阿姨一再叮嘱我。心里的感动再次被点燃，在雨夜里温暖绽放。



人物

从攀枝花市做完手术回到华坪县不久，县里召开政协会议。会议期间，39名县政协委员到华坪县民族中学视察。当那些来自全县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来到学校，得知张桂梅的事迹和她身患重病的情况时，他们被张桂梅深深感动了，一起向着张桂梅三鞠躬，表达对张桂梅为了华坪县教育事业所作出的超乎常人的贡献的感谢，并当场捐款给她治病。

随后，县里又召开了县妇女代表大会，张桂梅作为代表，带病参加了会议。在会上，张桂梅跟同志们一起听报告，一起参加分组讨论。这期间，她发现同志们除了参加会议正常的活动，还在私下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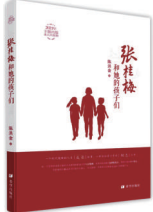
来忙去，似乎有什么更加重要的事情。几经打听，张桂梅才知道，她的病情被同志们知道了，大家张罗着为她捐款，给她治病。张桂梅还打听到，其中一位从贫困山区来的少数民族妇女代表，为了多给她凑点钱，把回家的五元路费都捐了。好多人劝这位妇女代表不要捐了，山路还很远，把钱留着坐车回家吧。那位朴实的妇女依然坚持要捐，她说：“张老师看病要紧，路费捐了，我可以走路回去。”

面对那么多为自己捐款治病的好心人，张桂梅感动得多次泪流满面。每次回忆起那些场景，想起那些捐款的人们，她都无比感慨：“我张桂梅何德何能啊，让那么多人那样来帮我。”

希望出版社

37

陈洪金 著



《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》节选

经历了太多磨难的张桂梅，同时也受到了太多好心人的关爱。她深知，自己的生命是党和政府挽救回来的，是众多好心人一分钱一分钱地挽救回来的。她必须回报这片给她以生命和爱的土地，回报那些关心她、厚爱她的人们。

古语云：“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”

连载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37

赵树义 著



《折叠的时空》节选

战至拂晓，打死打伤日军20多人，抢出牲畜10多头。一排夜袭成功，一连乘机突出重围。10月3日，洪赵支队二、三、五连及支队机关从韩洪乡杭村、石台、红窑上沿沁河源向灵石方向转移。行至花坡牛翁子沟、圪旋头一带，与花坡、古寨、庄儿上一线日军遭遇。日军集结3000余人将洪赵支

队围困在山沟里，居高临下，南北夹攻。情势危急，支队长赖万芳当机立断，组织突围。战至次日，三次突围皆未成功。4日夜，在五连、教导队、通讯排拼死掩护下，支队机关乘着重炮跳出包围圈。五连激战一夜，伤亡惨重，连长肃东壮烈牺牲，部分干部战士弹尽粮绝，跳崖殉国。教导队、通讯排被俘战士被敌人裹胁到韩洪乡鱼儿泉村全部枪杀。支队长赖万芳突围时被俘，后脱险归队。日军撤离后，当地党组织、群众将牺牲战士的遗体埋葬于圪旋头。

我问张占庆是否知道这件事，张占庆说小时候听老人讲过。问他可有见证者在世，张占庆说有，一位叫贾秀英，96岁，还有一位叫张桂英，95

岁，都聋了，无法交流。闻听兀自唏嘘，恍惚看见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沟底左冲右突，溅起的鲜血飞上两边群山，染红十月的山坡。

至谷底，见一道悬崖阻断去路，两侧山体刀削一般，插翅难飞。悬崖高约20米，两侧山势若翅膀合抱而来，空中鸟瞰像极未合拢的壶口。崖下冲刷出一道水潭，两侧山底呈穹隆状，整体好似一只巨大的瓮。崖壁上，三道冰凌白练般直挂崖底，疑是三道细瀑冻结而成，又似百丈挽联高悬于此。张占庆指着断崖说，这儿就是战士跳崖的地方，敌人从南北两座山包围过来，他们被困在沟里，只能沿着沟底向沟外突围，谁知在这儿遇到断崖，就都跳下去了。

纪实